

道光六年新鐫

審病定經要訣

馮寧張九思增輯

集賢堂藏板

序

自古操業之難莫難於醫醫有其理非秘
智所得叅也醫本于儒非庸流所能識也
故惟識極精理極明者乃可以爲醫夫病
之生也必有其經不原經以治病雖用藥
而無異於膏盲經之分也卽見于病不審
病以定經雖臨症而亦同於隔膜此醫之
要耳我邑張九思先生少業儒旣兀于病

棄而業醫凡歷代名醫刊訂諸書無不手
披而口誦之每遇一症不苟授方切脉以
驗其經勤問以審其病再四躊躇始投以
劑故所治輒効兼以歷遊江左採集多方
不以倖中而存膠見不以屢驗而生忽心
是故業日精而心益細今六旬餘強健如
故而無日不以濟人爲懷爰舉生平得諸
庭訓而驗諸世者撰爲醫經三卷標曰審

病定經以爲業醫者助益病猶題也方猶
文也如經則題之脉作文者審脉不清故
認題不確認題既謬故行文皆荒此卽醫
經審病定經之意也乙酉冬余訂期北上
適家人病延先生來投以藥病若然痊圍
爐坐談時出書示余余讀之而心折焉乃
弁數言於首肯

道光五年季冬月之吉日玉溪劉瓚方撰

不爲良相便爲醫國手相推業最奇十二分經精便
別百千變病善權宜望聞問切皆如此虛實陰陽不
外斯識透箇中多妙訣抄來肘後勝黃岐

金田劉紹鎔頓首拜題

自古稱醫學羣推扁鵲名不將經剖晰那得病分明
病以經而定經爲病所生此中真秘訣傳授有深情

丙戌歲首

蘭亭叔外祖住玉溪兄家瑗因得批讀是書心折久
之乃吟五律俚句以爲之識

愚外姪孫劉瑗方拜書

序

學業之難精者惟醫爲最苟可以殫其心力使術精于己有利於世則專門而名家雖一技之長克傳于後况醫理之微妙者乎晚近庸醫自矜私智不顧草菅人命用藥且性昧君臣而藥惟利權子母倖獲巧中其偶遂詡詡然自以爲得計而一二稱良醫者高車駟馬迎入朱門聲價陡高意

見自逞噫嘻其不至殺人者幾何哉余竊
悲之从矣我邑張九思先生少習舉業未
售于世潛心此道者有年每遇一症必鞠
其病之所起必審其經之所發按脉切理
用方投藥猶且凝神壹志再四思維以故
所治輒効有名醫聲余初見其術之神也
詢其焉學先生以家學淵源答蓋其先世
代以名醫顯記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

生之家之業此者蓋已四世矣而先生歷
遊江左諸處旁叅博採不恥芻蕘則又先
生之虛衷若谷不以私心自用者也故其
術益神而其業益精今先生行年且六十
餘矣半生心力不忍湮沒著有醫經三卷
名曰審病定經余初閱之未諳其蘊私以
爲若此者汗牛充棟矣迨熟讀而詳味之
頗見先生心得其大要皆宗仲景傷寒而

得其奧旨間亦竊附已見嗚呼是皆先生
數十年閱歷之深本一縷心血以積而成
者宜乎其不忍沒也士君子出爲良相處
爲良醫立効雖殊其以濟人利物爲心則
一今先生以專門名家之學而利濟欲其
廣遠將以所著之書付之梨棗曾商于余
余不勝聳跂焉遂以是不文之言爲之序
道光五年九月上浣之吉花谷潘縣春撰

序

醫之爲道別乎儒者也然而精是道者必
曰儒醫則知儒以醫爲岐途而醫必以儒
爲根柢其流異而同源者歟夫善易者必
明乎陰陽變化善書者必明乎洪範五行
善學詩者必明乎盛衰正變善禮者必明
乎上下經緯善春秋者必明乎褒貶予奪
而醫之爲道兼之其言五運六氣則易之

陰陽變化也書之洪範五行也其辨瘕之
強弱虛實則詩之盛衰正變也其審藥性
之君臣佐使則禮之上下經緯也其用湯
散之補洩和解則春秋之褒貶予奪也然
則不爲名儒何以爲名醫哉古來以醫名
者數十家其著述皆足發天地之奇抉內
經之奧而後之通其義者有幾我邑湯泉
張九思先生精五經而旁及于醫世嘗以

名醫歸之聞在江左鄰縣處徃徃有起死
活生之功濬聞其名未覲其面丙戌夏適
小男疾折簡招之至則立効閒嘗從杯酒
聞邛其所學粹然儒者也且于醫道業經
三代可稱家學淵源記云醫不三世不服
其藥亶其然乎今先生六旬餘矣詢其平
日所宗者仲景傷寒舒氏六經定法二書
其餘名家羣書旁搜博覽不待言矣先生

辦明五行剖晰六經精微奧旨貼人細
凡醫病靡不周詳而審慎因顏之爲審病
定經三卷俾有志斯道者瞭如指掌較若
列眉從可知儒與醫固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是爲序

丙戌夏後學

江嘉

濬

蘭堂氏謹拔

自序

余自弱冠時紹先人醫業夙承庭訓碌碌
未遑不期日積月累歷有年矣寒來暑往
衰年其漸至矣嘗思醫道之難明憫當時
之疾厄身雖居於醫之職而未述傳醫之
訣予心殊未慊也憶我先祖於仁公業斯
道者有年遞傳先君重舉公先君以是授
於思逮今已歷三世矣想昔先君家訓曰

汝當爲君子醫無爲小人醫君子爲醫居
心不苟其讀書必博而精其臨病必詳以
審故能化悲痛爲歡忻小人之性恐以貪
貪則惟利是圖恐則忽視人命其臨病則
誇以畧不細察其虛實不詳辨其經証輒
投以方藥而不至于殺人者幾希吾故曰
醫有君子小人之分也司馬溫公曰達則
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豈非君子之道乎

汝宜服膺此訓敬慎而行之他日倘能以
斯道濟人亦君子也當承斯訓比銘肺腑
予自甲辰年先繼受業於大方脉以觀傷
寒百病後繼效法爲幼科以理嬰兒講究
畧明醫道頗進而求方求藥者接續漸至
尤恐不能應濟以繼先人之志嘗耿耿孜
孜行若忘坐若遺如是者又有年矣至甲
子歲因獲舒氏醫門肯要名爲六經定法